蜀山劍俠傳/0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四回　小靈猴僧舍宣淫　女崑崙密室被困

下一回▶

衆人見他這般滑稽神氣，俱都好笑。孫、周二人也怕靈雲追問，俱各託故走開。靈雲越發疑心金蟬做有文章，知道問他們也不說，祇得作罷。雖然起疑，還沒料到當晚就要出事。她同朱文、吳文琪二人又密談了一會兒，各自在月光底下散去。

靈雲回到前殿，看見金蟬和笑和尚二人並肩坐在殿前石階上，又說又笑，非常高興，看去不像有甚麼舉動的樣子。金蟬早已瞥見靈雲走來，故意把聲音放高一點，說道：「這是斬那妖蛇的頭一晚上的事情，餘下的回頭再說吧。」猛回頭看見靈雲，便迎上前來說道：「笑師兄要叫我說九華誅妖蛇的故事，今晚我要和笑師兄同榻夜話，功課我不做了。姊姊獨自回房去吧。」靈雲心中有事，也巴不得金蟬有此一舉，當下點頭答應。且先不回房，輕輕走到東廂房一看，祇見坐了一屋子的人，俱都是晚輩師兄弟姊妹，在那裏聽周淳講些江湖上的故事。大家聚精會神，在那裏聽，好不熱鬧。靈雲便不進去，又從東偏月亮門穿過，去到玉清大師房門跟前，正趕上大師在與張琪兄妹講演內功，不便進去打擾。正要退回，忽聽大師喚道：「靈姑爲何過門不入？何不進來坐坐？」靈雲聞言，便走了進去。還未開言，大師便道：「昔年我未改邪歸正以前，曾經煉了幾樣法寶。當初若非老伯母妙一夫人再三說情，家師怎肯收容，如何能歸正果？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。如今此寶留我這裏並無用處。峨眉光大門戶，全仗後起的三英二雲。輕雲師妹來此多日，我也曾送了兩件防身之物。靈姑近日紅光直透華蓋，吉凶恐在片刻。我這裏有一件防身

法寶，專能抵禦外教中邪法，特把來贈送與你，些些微物，不成敬意，請你笑納吧。」說罷，從腰間取出一個用絲織成的網子，細軟光滑，薄如蟬翼，遞在靈雲手中。說道：「此寶名爲烏雲神鮫絲，用鮫網織成，能大能小。如遇妖術邪法不能抵敵，取出來放將出去，便有畝許方圓，將自己籠罩，不致受人侵害，還可以用來收取敵人的法寶，有無窮妙用。天已不早，你如有約會，請便吧。」靈雲聞言，暗自服她有先見之明，當下也不便深說，連忙接過，道謝走出。想去尋輕雲再談一會兒，這時已是二更左近，遍找輕雲不見。西廂房內燈光下，照見房內有兩個影子，估量是笑和尚與金蟬在那裏談天，便放了寬心，索性不去驚動他們。又走回上房窗下看時，祇見坐了一屋子的前輩劍仙，俱各在盤膝養神，做那吐納的功夫。靈雲見無甚事，便自尋找朱文與吳文琪去了。

話說金蟬用詐語瞞過了姊姊，見靈雲走後，拉了笑和尚，溜到觀外樹林之中，將手掌輕輕拍了兩下。祇見樹林內輕雲、孫南二人走將出來。四人聚齊之後，便商量如何進行。輕雲、孫南總覺金蟬年幼，不肯讓他獨當一面。當下便派笑和尚同孫南做第一撥，到了慈雲寺，見機行事。輕雲同金蟬做第二撥，從後接應。笑和尚道：「慢來，慢來。我同金蟬師弟早已約定，我同他打頭陣。我雖然說了不一定贏，至少限度總不會叫金蟬師弟受着敵人的侵害。至於你們二人如何上前，那不與我們相干了。」輕雲、孫南見笑和尚這般狂妄，好生不以爲然。輕雲纔待說話，笑和尚一手拉着金蟬，大腦袋一晃，說一聲：「慈雲寺見。」頓時無影無蹤。他這一種走法，正是苦行頭陀無形劍真傳。輕雲、孫南哪知其中奧妙，又好氣，又好笑。知道慈雲寺能人衆多，此去非常危險，欲待不去，又不像話，好生爲難。依了孫南，便要回轉，稟明追雲叟、朱梅等諸位前輩劍俠，索性大舉。輕雲年少氣盛，終覺不大光鮮。況且要報告，不應該在他二人走後。商量一陣，仍舊決定前往。當下二人也駕起劍光，跟蹤而去。二人剛走不多一會兒，樹旁石後轉出一位相貌清癯的禪師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一千年輕業障，我如不來，看你們今晚怎生得了！」話言未了，忽見玉清觀內又飛出青白三道劍光，到樹林中落下，看出是三個女子。祇見一個年長一點的說道：「幸喜今晚我兄弟不曾知道。朱賢妹與吳賢妹，一個在我左邊，一個在我右邊，如果妖法厲害，可速奔中央，我這裏有護身之寶，千萬不要亂了方向。天已不早，我們快走吧。」說罷，三人駕起劍光，徑往慈雲寺而去。三人走後，這位禪師重又現身出來，暗想：「無怪玄真子說，峨眉門戶，轉眼光大，這後輩中，果然盡是些根行深厚之人。不過他們這般膽大妄爲，難道二老就一些不知麼？且不去管他，等我暗中跟去，助他們脫險便了。」當下把身形一扭，也駕起無形劍光，直往慈雲寺而去。

且說慈雲寺內，法元、智通、俞德等自從綠袍老祖死後，越發感覺到峨眉派聲勢浩大，能人衆多，非同小可。偏偏所盼望的幾個救星，一個俱未到來。明知眼前一千人，絕非

峨眉敵手，心中暗暗着急。就連龍飛也覺着敵人不可輕侮，不似初來時那般趾高氣揚、目空一切了。似這樣朝夕盼望救兵，直到十三下午，還沒有動靜。法元還好一點，把一個智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不由得命手下一干兇僧到外面去迎接來賓，也無心腸去想淫樂，鎮日短嘆長吁。明知十五將到，稍有差池，自己若干年的心血創就的鐵壁銅牆似的慈雲寺，就要化爲烏有。起初尚怕峨眉派前來擾鬧，晝夜分班嚴守。過了十餘天都無動靜，知道十五以前，不會前來，漸漸鬆懈下來。寺中所來的這些人，有一多半是許飛娘輾轉請託來的。除了法元和女崑崙石玉珠外，差不多俱都是些淫魔色鬼。又加上後來的百花女蘇蓮、九尾天狐柳燕娘兩個女淫魔，更是特別妖淫。彼此眉挑目逗，你誘我引，有時公然在公房中白晝宣淫，簡直不成話說。

那智通的心愛人兒楊花，本是智通、俞德的禁臠。因在用人之際，索性把密室所藏的歌姬舞女，連楊花都取出來公諸同好。好好一座慈雲寺，活生生變成了一個無遮會場。法元雖然輩分較尊，覺得不像話，也沒法子干涉，祇得一任衆人胡鬧。衆人當中，早惱了女崑崙石玉珠。她本是武當派小一輩的劍仙，因在衡山採藥，遇見一西川八魔的師父南疆大麻山金光洞黃腫道人，見石玉珠長得美秀絕塵，色心大動，用禁錮法一個冷不防，將她禁住，定要石玉珠從他。石玉珠知他魔術厲害，自己中了暗算，失去自由，無法抵抗，便裝作應許。等黃腫道人收去禁法，她便放出飛劍殺他，誰想她的飛劍竟不是黃腫道人敵手。正在危急之間，恰好許飛娘打此經過，她見石玉珠用的飛劍正是武當嫡派，便想借此聯絡，但又不願得罪黃腫道人。當下把混元終氣套在暗中放起，將石玉珠救出險地，自己卻並未露面。石玉珠感飛娘相救之恩，立誓終身幫她的忙，所以後來有女崑崙二救許飛娘的事情發生。飛娘也全仗女崑崙，纔得免她慘死。這且留爲後敘。

這次石玉珠接了飛娘的請柬，她姊姊縹緲兒石明珠曾經再三勸她不要來。石玉珠也明知慈雲寺內並無善類，但是自己受過人家好處，不能不報，執意前來赴約。起初看見綠袍老祖這種妖邪，便知不好。一來因爲既經受人之託，便當忠人之事，好歹等個結果再走；二來仗着自己本領高強，不致出甚麼差錯。誰知蘇蓮與柳燕娘來了以後，同龍飛、柳宗潛、狄銀兒、莽頭陀這一班妖孽晝夜宣淫，簡直不是人類。越看越看不慣，心中厭惡非常，天天祇盼到了十五同峨眉分個勝負之後，急速潔身而退。那不知死活進退的小靈猴柳宗潛，是一個色中餓鬼，倚仗他師父七手夜叉龍飛的勢力，簡直是無惡不作。這次來到慈雲寺，看見密室中許多美女同蘇、柳兩個淫娃，早已魂飛天外。師徒二人，一個把住百花女蘇蓮，一個把住九尾天狐柳燕娘，朝夕取樂，死不撒手。旁人雖然氣忿不過，一則懼怕龍飛九子母陰魂劍厲害，二則寺中美女尚多，不必爲此傷了和氣，祇得氣在心裏。原先智通便知道石玉珠不能同流合污，自她來到，便替她早預備下一間淨室，撥了

兩個中年婦女早晚伺候。她自看穿衆人行徑後，每日早起，便往成都名勝地點閒遊，直到晚間纔回來安歇。天天如此，很少同衆人見面。衆人也知道她性情不是好惹的，雖然她美如天仙，也無人敢存非分之想，倒也相安。

這日也是合該有事。石玉珠早上出來，往附近一個山上尋了一個清靜所在，想習內功。到了上午，又到城內去閒遊了一會兒。剛剛走出城關，她的寶劍忽然叮噹一聲，出匣約有寸許，寒光耀眼驚人。這口寶劍雖然沒有她煉的飛劍神化，但也是周秦時的東西。石玉珠未成道以前，曾把來做防身之用。每有吉凶，輒生預兆，先做準備，百無一失。上次衡山採藥，因覺有了飛劍，用不着它，又嫌它累贅，不曾帶去，幾乎中了黃腫道人之暗算。從此便帶在身旁，片刻不離。今天寶劍出匣，疑心是慈雲寺出了甚麼事，便回寺去看動靜。

進寺後，天已快黑。看見法元等面色如常，知道沒有甚麼，也不再問，談了幾句，便告辭回房。剛剛走到自己門首，看見一個和尚鬼頭鬼腦、輕手輕腳地從房內閃將出來。石玉珠心中大怒，腳一點，便到那和尚跟前，伸出玉手，朝着和尚活穴祇一點，那和尚已不能動了。石玉珠喝道：「膽大賊禿，竟敢侵犯到我的頭上來了！」說罷，便要拔劍將他斬首。那和尚被她點着活穴，尚能言語，急忙輕聲說道：「大仙休得誤會，我是來報機密的，你進房自知。」石玉珠見他說話有因，並且這時業已認清被擒的人是那知客僧了一，知道他平日安分，也無此膽量敢來胡爲，也不怕他逃，便將手鬆開，喝道：「有何機密，快快說來。如有虛言，休想活命！」了一道：「大仙噤聲。你且進房，自會明白。」石玉珠便同他進房，取了火石，將燈掌起。祇見桌上一個紙條，上面寫着「龍、柳設計，欲陷正人，今晚務請嚴防」十幾個字，纔明白他適纔是來與自己送信的。心想：「龍飛師徒雖然膽大，何至於敢來侵犯自己？好生不解。」想了一想，忽然變臉，定要了一說個明白。了一雖是智通門下，他爲人卻迥乎不同，除了專心一意學習劍術外，從沒有犯過淫邪。他見連日寺內情形，知道早晚必要玉石俱焚，好生憂急。今天偶從龍飛窗下走過，聽見龍飛與柳宗潛師徒二人因愛石玉珠美貌，商量到了深夜時分，用迷香將石玉珠醉過去，再行無禮。了一聽罷這一番話，心想：「石玉珠雖是個女子，不但劍術高強，人也正派。慈雲寺早晚化爲烏有，我何不借此機緣，與她通消息，叫她防備一二，異日求她介紹我到武當派去，也好巴結一個正果。」拿定主意以後，又不敢公然去說，恐事情泄漏，被龍飛知道，非同小可。便寫了一個紙條，偷偷送往石玉珠房中。偏偏又被石玉珠看見，定要他說明情由，纔放他走。了一無法，祇得把龍飛師徒定計，同自己打算改邪歸正、請她援手的心事，說了一遍。石玉珠聞言，不禁咬牙痛恨。當下答應了一，事情證實之後，必定給他設法，介紹到武當同門下。了一聞言，心中大喜，連忙不

停嘴地稱謝。因怕別人知道，隨即告辭走出。

石玉珠等了一走後，暗自尋思，覺得與這一干妖魔外道在一起，絕鬧不出甚麼好來；欲待撒手而去，又覺着還有兩天就是十五，多的日子都耐過了，何在乎這兩天？索性忍耐些兒，過了十五再走。不過了一既那樣說法，自己多加一分小心罷了。她一人在房內正在尋思之時，忽然一陣異香觸鼻，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正要飛身出房，已是不及，登時覺得四肢綿軟，動彈不得。忽聽耳旁一聲狂笑，神思恍惚中，但覺得身體被人擡着走似的。一會兒工夫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好似身子躺在一個軟綿的牀上。情知中了人家暗算，幾番想撐起身來，怎奈用盡氣力，也動轉不得。心中又羞又急，深悔當初不聽姊姊明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。又想到此次來到慈雲寺，原是應許飛娘之請，來幫法元、智通之忙。像龍飛師徒這樣胡鬧，法元等豈能袖手不管？看他們雖將自己擡到此間，並未前來侵犯，想必是法元業已知道，從中阻止，也未可知。想到這裏，不由又起了一線希望。便想到萬一不能免時，打算用五行真氣，將自己兵解，以免被人污辱。倘若得天見憐，能保全清白身體，逃了出去，再尋龍飛等報仇不晚。石玉珠本是童女修道，又得武當派嫡傳，雖然中了龍飛迷香之毒，原是一時未及防備，受了暗算，心地還是明白。主意打點好後，便躺在牀上，暗用內功，將邪氣逼走，因爲四肢無力，運氣很覺費力。幾次將氣調純，又復散去，約過了半個多時辰，纔將五行真氣，引火歸元，知道有了希望，心中大喜。這纔凝神定氣，將五行真氣由涌泉穴引入丹田。也顧不得身體受傷與否，猛地將一雙秀目緊閉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將真氣由七十二個穴道內迸散開來，這纔將身中邪毒驅散淨盡。祇因耗氣傷神太過，把邪氣雖然驅走，元氣受了大傷。勉強從牀上站起身來，一陣頭暈眼花，幾乎站立不住。好在身體已能自由，便又坐將下來，打算養一會兒神再說。睜眼看四面，俱是黑洞洞的。用手一摸坐的地方，卻是溫軟異常，估量是寺中暗室。又休息了一會兒，已能行動。知道此非善地，便將劍光放出，看清門戶與逃走方向。

這一看，不由又叫了一聲苦。原來這個所在，是兇僧的行樂密室之一，四面俱是對縫大石，用銅汁灌就，上面再用錦繡鋪額。查看好一會兒，也不知道門戶機關在哪裏。把一個女崑崙石玉珠，急得暴跳如雷。正在無計可施之際，忽聽身後一陣隆隆之聲，那牆壁有些自由轉動。疑心是龍飛等前來，把心一橫，立在暗處，打算與來人拼個你死我活。那牆上響了一陣，便現出一個不高的小門，祇見一個和尚現身進來。石玉珠準備先下手爲強，正待將劍放起，那和尚業已走到牀前，口中叫道：「石仙姑我來救你，快些隨我逃走吧。」